

中外微型小说美欣赏

王国全 关 仪



中外微型小说美欣赏

王国全 关 仪

花城出版社

粤新登字05号

中外微型小说美欣赏

王国全 关仪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375印张 1插页 160,000字

1992年9月第1版 1992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410册

ISBN 7-5360-1233-0/I·1093

定价: 3.35元

内 容 提 要

适应着当今时代人们生活节奏加快，微型小说应运而生，方兴未艾。本书从艺术接受的角度切入，精选了四十来篇微型小说作品，进行赏评性分析，概括出微型小说的形体美、节奏美、洗练美、结构美、幽默美、讽喻美、奇异美等等，多有创见。读者通过通俗、实用而又带有知识性、趣味性和艺术性的评析文字，能得到阅读微型小说精品的审美愉悦。

序

近年微型小说繁花竞发、欣欣向荣，形成了很值得重视的文学现象。

微型小说，以其篇幅之短小，结构之精巧，人物之简约，意蕴之含蓄和语言之洗练，在小说家族中别树一帜，吸引着大量读者。这种文学体裁是“古已有之”的，探讨一下因何“于今为烈”，是很有意义的事情。有人认为微型小说之所以呈现崛起之势，皆因社会生活节奏加快了，忙碌的人们无暇阅读篇幅大、字数多的作品，费时无多的巴掌小说乃得以应运而生。这种简单化的答案似是而非。起码不是说中了要害。微型小说的兴旺显然并非附丽于社会生活节奏的变速。这种有趣的文学现象，除了有其时代背景之外，定必还有其内在因由。这所谓内在因由，便是微型小说这种文学体裁本身的审美特点、以及这些审美特点如何对应了当前广大读者的典型心态。

这样一个理论问题，似乎还没有引起评论家们充分的关注。王国全、关仪的《中外微型小说美欣赏》应该说是关于微

型小说审美特点研究的一个可喜的成果。这两位年青的文学理论工作者力图用系统方法，尝试对微型小说这种文学体裁的内涵进行分析，把微型小说看作小说这个大家族中的一个独立的成员，自成系统。他们认为在小说这个大的母系统之下，微型小说应该是与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并列的一个单独的子系统。这两位作者从浩如烟海的中外微型小说作品中选取了有代表性的篇章，除了逐一点评赏析之外，还分门别类分析这些作品的形体美、结构美、人物美、情节美、意蕴美、洗练美、节奏美、讽喻美和幽默美。他们力图从中论证微型小说自有其构思审美要素、形象审美要素和表现审美、意蕴审美、形式审美的特点，因而有着其他文学体裁（包括短篇小说）所不能替代的艺术格局和效能。这部著作与其他议论微型小说的著作有所不同的是：后者往往只谈写作技巧，而本书则着重从艺术美的角度进行分析，并从中将之升华为理论。因此它并不是一般的作品赏析文字而已；作者显然是站在一个较高的立足点上审视微型小说这种文学体裁及其崛起现象的。尽管理论上的探讨还不能说已很深邃，但他们的努力已很值得肯定了。

是为序。

岑 桑

一九九一年底

微型小说审美界定

(代前言)

王国全

近年来，微型小说以其优越的时代审美特征异军崛起，并以迅猛之势席卷全国。各报刊杂志竞相为其鸣锣开道，一些著名的作家也身体力行地加以倡导，出版社不断印行微型小说选集。微型小说创作方兴未艾，正以神奇的艺术魅力越来越夺得广大读者的偏爱。

然而创作的兴旺并不都等于理论的完整，应该说，对微型小说的理论研究还大大地落后于其创作实践之后。起码微型小说至今尚未彻底“正名”，即是说“什么叫微型小说”？还在争论，而且分歧不少。

首先，有人认为微型小说和散文类似，“常借助于童话、寓言、科幻、推理手法，通过非现实的题材或现实题材的非现实笔法，反映现实生活中的感受”，①欧美的一些作品及王蒙的一些作品就是例子。但有的坚决反对把微型小说雷同于散文，认为“必须明确一个观念，就是要把微型小说和政治笑话区别开来。”②这就存在微型小说与散文界别的问题。

其次，有人认为微型小说即古代的“丛残小语”，③所以

是“我们民间故事的优秀的发展”，④但有的却断然不同意将微型小说简单化，认为它“基本上具备了人物、情节、环境这三个要素”，“是艺术创作，所以仍旧是小说”。⑤这又提出了微型小说自然质的问题。

再次，有人认为微型小说是“短篇小说一个分支”，是“经常出现于各种报刊上的二千字左右的作品”，⑥据此也就往往把诸如《外套》（果戈里）、《孔乙己》（鲁迅）也纳入微型小说中去。但有的认为“它绝非从属于短篇小说的一种文体”，甚至严格地规定微型小说是“几百字，一千字左右”的“千字文”。⑦

等等。

面对这些新鲜、复杂而又迫切的问题，零敲碎打的孤立静态分析，显然是难以作出全面综合性的探讨研究的结论。这里不妨拟用系统方法，尝试对微型小说作个初步粗浅的分析。

所谓系统，正如普通系统论创始人，奥地利科学家L·V·贝塔朗菲指出的：“是处于一定的相互关系中的与环境发生关系的各组成部分的总体”，而普通系统论，“是对整体和完整性的科学探索”，⑧所谓系统的分析方法，就是把对象作为一个整体，作为一个系统来加以考察和研究的方法。我们对微型小说进行系统分析，就是首先把微型小说看成一个系统，然后通过系统论的原则去把握它的自然质、功能质和系统质，从而阐述出“什么叫微型小说”。

（一）微型小说审美的诸要素

微型小说到底有什么本体审美特征呢？

作为一种文学样式的微型小说，既然是被看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那必定是由“处于相互联系的与环境发生关系的”各种审美要素（成份，部分）所组成的，为了研究的方便，我们不妨把这些审美要素暂时地析离出来，逐一加以相对独立的观察，那么，我们可以发现微型小说的审美要素有如下几点。

A. 构思审美特点：复杂的非情节性与单纯的情节性的并峙。

在近代，运用新潮的复杂的非情节式结构创作微型小说，形成了一股强烈的势力。茅盾早就发觉这特点，并说过：“有的乃至竟可以没有故事，而只有人物在一定场合的片断和行动，也可以是从一个镜头中勾勒出人物的风采及其精神世界。”例如意识流的《冬夜》（沈善增）、散文化的《永远的蝴蝶》（陈启佑），对话式的《三四一十二》（孟伟哉），甚至有《丈夫支出帐本中的一页》（马克·吐温）这样表格式的作品——

招聘女打字员的广告费……（支出金额）

提前一星期预付给女打字员的薪水……（支出金额）

购买送给女打字员的花束……（支出金额）

同她共进一顿晚餐……（支出金额）

给夫人买衣服……（支出金额）

给岳母买大衣……（支出金额）

招聘中年女打字员的广告费……（支出金额）

这奇怪的帐单竟就勾勒出一个有妇之夫的形象，也是一篇出色的微型小说。然而，通过矛盾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的传统式情节结构，仍是微型小说创作的主流，但在微型小说中，“不同于短篇小说，它的人物形象和塑造并不完整，情节环境也无从发展变化”，^⑨微型小说强调情节单纯性。

B. 形象审美特征：人物的模糊性与性格的凝聚性并存。

微型小说在形象塑造方面，写人，不仅意味着写人的命运、遭遇，也包含着写人的心理、想象。故此，有的作品，如在理性的氛围中父子三人探讨人生意义的《树皮》（曹冠龙），在雨中因突如其来车祸而失去未婚妻，传出哀叹和茫然的《永远的蝴蝶》，是“用一点感情抒发，一点意识流动来写人”，^⑩创造出一种迷人的意境，掩映于其中的人物带着一种模糊性的艺术魅力。有的作品如《醉人的春夜》（吴金良）却又将人物性格某一点显明地“放大”。通过女青年陈静对热心小伙一再的误会，以凝聚的刻画歌颂他的助人为乐的精神，正是“抓住他性格中某一突出之点，利用不多的笔墨去表现出来，这样由点及面，以一斑窥全豹，以一目传精神，一个人物就活起来了”。^⑪按王蒙的说法，前者似音乐，后者似图画。音乐是动听的，模糊的；图画是美丽的、清晰的。

C. 表现审美特点：议论性、抒情性与传统的叙述性的互见。

议论、抒情、叙述手法是一切文艺作品都普遍运用的手

法，然而微型小说所含非情节性和人物模糊性这样的因素，带出了一个议论、抒情和叙述比例的新问题。例如《雄辩症》（王蒙），《听来的事一抄》（王蒙）中的议论，《永远的蝴蝶》中的抒情，与纯粹传统叙述手法的《醉人的春夜》、《老师》（雁翼）形成悬殊的对比。

由于部分微型小说看轻叙述，有意识地加重议论和抒情，产生了表面上故事性削弱，实质上是暗示性增强，而这种暗示恰恰是对叙述的补充。

D. 意蕴审美特点：深邃的哲理性与典型的戏剧性谐和。

微型小说往往通过深邃的哲理性和典型的戏剧性，创造出一种含蓄的意蕴美。它的理趣能够给人“一种思想的启迪，一种精神的陶冶，一个问题的思考”，^⑫“给人以生活的启悟。”^⑬使微型小说往往带有深邃的哲理意味。同时微型小说常常善于将生活中的矛盾凝聚扭结，加以掀扬强化，然后爆发式地解决，蓄意制造出一种耐人寻味的“戏剧性”，用“人物、动作”来“有歌颂，有讽刺”^⑭。这种含蓄的意蕴美是整体的、和谐的，它给读者留下了无限思考和想象的余地。

E. 形象审美特点：纤巧玲珑的形态与疾促多变的节奏相配。

篇幅的短小精悍，结构的巧夺天工、人物的画龙点睛，意蕴的以小见大，语言的惜墨如金，形成了微型小说轻盈纤巧、玲珑剔透的体态。然而这方寸之地，却又千姿百态，无限风情，它以动感很强的快镜头，迅速切入一个个画面，强烈的情节推进，瞬息之间，勾勒出一幅生活的小图画，谱写

出短促快捷而又充满跌宕起伏的节奏旋律。

以上谈到的微型小说各审美要素，在微型小说这个完整系统中，是相互联系着，相互制约着的，使它既具有小说的一般审美特征，又具有短小精悍，凝聚含蓄，情节单一，结构、手法多样，节奏疾促多变的独特之处，形成完美、和谐的整体。

（二）微型小说在小说母系统中的界定

既然微型小说具有小说的一般审美结构特征，那它在小说类中如何划分？是从属于短篇小说，抑或是与之并列？过去反对前种说法的往往单从反映生活容量差异，或从其特点比短篇小说“表现得更精粹、更单纯、更洗练”来立论，但总嫌理论的力度不足，现在把微型小说用系统论来观照，结论便一目了然了。

任何一个系统都有其层次性（有机性、有序性）的。每一个事物都可看成一个完整的系统，此系统由各元素组成，而此系统又是更高层次系统的子系统，或较底层次系统的母系统。我们如果把小说这种文学体裁看成一个大的母系统的话，长、中、短篇小说分别是其子系统了，那微型小说究竟是在哪一层次呢？

系统思维方式能够把任何一事物看成由若干要素的特定方式而联系起来的系统，但“同质异构”的差别，将从属于一系统又划分成不同的层次。众所周知，作为小说系统的最基本审美构成因素，一般都规定为性格、环境、情节，正是由于

各基本构成因素的“同质异构”，划分成长、中、短篇小说。而微型小说审美要素结构序列是否全等于短篇小说呢？易言之，它们是否是“同质同构”呢？我们不妨继续深入地考察一下。从构思审美要素看，微型小说情节强调单一、简朴，而短篇小说可以复主题、多线索。从形象审美要素看，微型小说集中在性格的“点”上写，而短篇小说却截取人生的横截面来写。从表现审美特点来看，微型小说以白描为主，惜墨如金，以作简单的勾勒，而短篇小说刻意于描写的精雕细琢、环境的烘托、氛围的渲染。从意蕴审美特点看，微型小说讲究整体的含蓄美，突出其深刻的哲理性和典型的戏剧性，而短篇小说则只重局部或细节的含蓄，着意于深刻的揭示和情节的丰富多采。从形式审美特点看，微型小说苛求于以快速节奏完成“千字文”，而短篇小说可以在节奏自由的二万字弹性篇幅内随意伸展。可见微型小说有着和短篇小说不同的稳定性的审美要素结构方式，亦就有后者不能替代的艺术格局和效能。结论是它们非“同质同构”。

辩证法告诉我们，对于每种事物，不但要“注意它和其他各种形式的共同点”，而且“还必须注意它的特殊点”。很明显，微型小说和短篇小说是“同质异构”，它不应该从属于短篇小说，成为后者的分支，也不应简单地看作是短篇小说的压缩。它有它相对独立的自然质和功能质、系统质，在小说这个母系统中，微型小说是和长、中、短篇小说并列的一个子系统。如果说长篇小说是棵参天大树，中篇小说是树干的一段，短篇小说就是树身的一个横截面，而微型小说呢？

它该是这个横截面上的一圈年轮。

(三) 微型小说是“丛残小语”的否定之否定

世界上任何事物发展的环节在于否定，是不断地由旧质向新质的飞跃，而否定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在外部条件影响下，事物内部的矛盾。系统的方法也是以事物存在的内在规律的客观辩证法为前提的，它同样告诉我们：系统是处于绝对的动态和发展中，系统中各个层次按一定的有序要素组成，而从一层次发展到另一层次，就呈现出运动的状态来，而且是遵循着一定的规律的。毫无疑问，系统的动态性所出现的层次更替的运动过程，其实是系统与环境的关系影响下要素的质和异化的序的异化过程，也是一个新层次的自然质诞生的过程。我们以这系统动态性原则的理论去透视小说史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微型小说是古已有之，于今为烈，但绝非是“丛残小语”的再现，正是“丛残小语”的“否定之否定”。

我国小说从先秦两汉神话传奇、寓言故事、传记文学，到魏晋南北朝的志怪、轶事小说，再到唐宋传奇、宋元话本，及至明清章回长篇小说，直达现代、当代小说，经历了发轫、产生、发展、成熟繁荣的阶段。在唐宋以前，小说多为“丛残小语”近取譬喻，以作短书，①“丛残小语”当然是“微型”的了。例如《庄子·列御寇》就是篇文言微型作品——

朱评漫学屠龙于支离益，单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无所用其巧。

这里凡二十五字，说了朱某学了屠宰龙的技术，却派不上用场这么件简单的事。然而说事并不都等于小说，其实充其量不过是个寓言体故事而已，正如庄子自道的：“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⑭班固干脆就评价为“街谈巷语，道听途说。”^⑮这样的“丛残小语”确实和今天的微型小说相距甚远，正如鲁迅先生指出的，那时的“丛残小语”，“大抵一如今之日记新闻，在当时并非有意作小说”，“或托古人，或记古事，托人者似子而浅薄，记史者近史而悠谬者也。”^⑯“丛残小语”的“微型”、简陋，主要是因为水平不高，而当小说发轫、产生、发展以后，乃出现了短、中、长篇小说。

那么从整个小说系统看，由“丛残小语”而短篇，而中篇，而长篇，一个层次一个层次地发展，形成了小说系统的运动状态，其运动的根本动因，正在于受相关的外界影响，小说系统中要素的质异、序异的矛盾。但同时，“微型”作品并没有引退，而是按自己特有动态轨迹前进。今天出现的微型小说是小说系统动态发展到一个最新层次，它既与长、中、短篇小说共存，又是对最古老的“丛残小语”的否定之否定。任何一种新文体的诞生，绝非偶然，它既是时代的产物，也必定是文学自身运动发展的产物。今天随着社会生活节奏加快，精神面貌日新月异，在人们审美活动多样化的强烈需求下，微型小说脱颖而出，兴旺繁衍，迅速发展，创造出一个新的小说时代，但它孕育、生根、发芽、开花，除需要时代阳光、雨露外，还需把根深扎在文学渊源这块肥沃深厚的土壤里，它是小说系统运动的必然产物。然而微型小说

之所以能够“一鸣惊人”地“放射了惊人的光芒”，^①“真正反映时代，推动历史前进”，^②是因为它所独具的时代审美要素其自然质完全区别于“丛残小语”。所以它不是简单的周而复始，虽然有某些要素的相同（例如纤巧的形态，深邃的哲理性）但是这种相同不等于循环。表面上似乎是“仿佛向旧东西回归”，实际上是在更高层次上完成运动，这新的层次与旧的层次有着不同的自然质，这个否定之否定是由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层次上升过程、质变过程。所以一些研究者拚命地从《论语》、《庄子》、《孟子》中去搜罗所谓“微型小说”的例子，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微型小说从“丛残小语”中走过来，但又从“丛残小语”中走出来，而绝非“丛残小语”。

随着小说系统的运动发展，可以期待有更新的层次出现，而微型小说于“丛残小语”的否定之否定，只不过是经历了一个漫长历史的运动周期而已，而且只有历史发展到今天，才具有充分的系统质条件，使微型小说站到小说系统的一个新层次位置上。

（四）微型小说与散文等等的介别

很明显，把微型小说往散文靠拢的观点，很轻易地发现微型小说的非情节性，人物的模糊性，议论、抒情性，哲理性和短小精悍的形态，这几个审美要素成分和散文有相同之处，并把这作为其充足的立论根据的。然而系统分析法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把对象看作一个有机整体，这整体的本质

与规律存在于各要素的相互关系中，整体的功能是由它的各要素的组合形式所决定的，整体的性质不同于各要素的性质，即是说，整体大于各要素的简单相加。

以上提到的几个审美要素成分的相同，并不等于微型小说整体就相同于散文整体。孤立地研究某些要素，不但不能揭示整体的功能特征，而且也反映不出整体与要素，要素与要素，整体与环境的辩证关系。据此，我们同样可说明微型小说和其他一些“相近文体”的不同。这里，我们不妨以寓言为例，来比较它和微型小说的关系。寓言的审美要素虽然都具备有以上所提到的微型小说和散文相同的那些审美要素成分，但这些要素成分只有在一定相互联系的寓言系统中，才有存在的意义，把这些要素抽离出整体去认识，它的机能就会发生质变了。我们发现，在寓言中，这几个要素成分分别体现为寓意（构思），多为兽类的运用（形象），故事性（表现），道德教训（意蕴），诗的风格（形成）^⑩显然这和微型小说大有区别，更何况这几个要素成分本来在微型小说中便各自有其对立面、和谐面的，那末由各自全部完整要素按一定联系构成的整体来说，微型小说和寓言是根本不同的，有质的差别的。正像寓言《龟兔赛跑》、《鹬蚌相争》、《狐假虎威》不是微型小说一样，以上我们所举出的微型小说也不是寓言。孟伟哉说过：“微型小说基本上具备了人物、情节、环境这三个要素，它不同于小品文、小寓言故事，或小杂感、小散文之类。”这话完全可以作为微型小说和寓言介别的一个最好注脚。